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本義卷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為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為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

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鄭謂告太平在周公居攝五年之末者既無所據出於臆說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為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

之爲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
成王諫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
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
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福祉當爲文
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述成王
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鄭以爲無

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鄭於抑箋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與羣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見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勑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猶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此君勑其臣之辭也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爲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爲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

不忘勉彊於此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爲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爲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衍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獨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

也謂天起高山大王奄有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爲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鄭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者詩既無文鄭何從而得此

說由鄭以天其子之既爲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復用兵考武王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守爾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鄭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鄭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

多矣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守而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為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守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巡守諸國聊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神信矣我王真天

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之邦考其功過而黜陟之皆天子廵守所行之事也作頌者既已述廵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牟爲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今文尚書僞泰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應堯之顯后稷爲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民已爲天降四穀

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爲此說不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蓋其爲舜教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爲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爲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說不可勝道而未嘗有天爲后稷降種之說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

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爲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天以爲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喜爲怪說前後不一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誓三篇得於河内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說由是河内女子泰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僞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事甚爲繆妄明智之士不待

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說既存汨亂經義則中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因以麰為大麥然謂麰為麥之類或為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牟為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偽泰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之中不知爲何穀是毛鄭妄信偽書不可知之穀臆度以爲麥而苟欲遷就來牟之說爾古今諸儒謂來

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此一頌毛鄭之說爾是以來牟為麥始出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泰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然來牟既不為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解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既未詳則二篇之義亦當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也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毛但易士為事而都無其説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詩書之常語也而毛鄭常以為光明至於此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

則緝熙不為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為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荅羣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葢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況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之旨不惟衍説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

為難易之易毛鄭以為變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不易無以天高為去人遠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監見之况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遠也命不易哉云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而王甚艱難也成王乃荅羣臣見戒之意為謙恭之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彊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然更頼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

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酌

論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但云遵率養取晦昧而更無他說為義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則毛公謂於鑠王師者武王之師也鄭箋云文王之用師率叛國以事紂則鄭又以為文王之師也二說自相違異毛謂武王之師是矣而遵養時晦毛鄭之說皆非也養之為言不待訓詁而其義自

明毛訓為取者苟欲曲就己之説爾遵養當連言及下時晦共為一事而毛鄭皆斷遵一字獨為一義而養時晦又為一義如此豈成文理毛以遵為率師鄭謂遵為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毛謂率師猶以上文有王師之言如鄭之説是詩人但著一遵字而使後世知是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此鄭之臆説穿鑿可知矣毛謂武王率師以取闇君雖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然率師取紂實是武王之事但詩人之意與毛不同爾

若鄭謂文王養紂以老其惡者是厚誣文王也紂為暴虐比干直諫以死孔子目為殷之仁人蓋比干非不知紂之不可諫然不忍棄其君而不救其惡使陷於禍敗遂冒死以進者猶冀可救於萬一孔子以其愛君之意篤故以仁人目之如鄭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其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略見其意而無明言以貶之但咨嗟歎息極稱文王之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此聖人之深意也苟

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為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是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為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鄭氏可謂厚誣矣鄭氏此說近世學者多以為非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衆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燿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

師為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駜

論曰有駜之義毛以為馬肥彊貌又謂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爾毛以

喻臣能彊力已為行說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祿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祿食祿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無此又妄意詩人而委曲為說故失詩之義愈遠也振振鷺鷺于下毛以為興潔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與之飲酒鄭所謂君臣明義明德者解在公明明也故為義疏者廣鄭之說

謂僖公君臣既明德義則潔白之士慕其所為羣集於朝因謂在公為舊臣振鷺為新來之士不惟詩無明文安為分別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此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為衍說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知持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鄭於周頌箋傳是矣

本義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黃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車服之謂也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者言其羣臣能自修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義皆同卒章箋傳是矣

那

論曰詩云寘我鞉鼓毛鄭皆讀寘為植謂三代之鼓與
制夏足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
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也如毛鄭之說鞉貫而搖之
非植鼓則寘不讀為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頌成湯之
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聖敬日躋
式于九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之類是也湯作大濩雖
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亦必舉其大者據禮家之
說三代器服無一物相襲者至於樂舞其器甚衆商人

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也鼓衆樂器中一器爾鞉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況鞉非植鼓乎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引以為成湯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鄭之非也據序云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說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衎樂先祖則得之矣古人作頌之體此類甚多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

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鍾鼓管磬之類是也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為人子孫也鄭謂湯孫者太甲也二家之說皆非也且湯孫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為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為孫理豈得通鄭以湯孫為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太甲於湯為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那所謂湯孫者不得為太甲也頌言湯孫者乍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

為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爾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為周自天下為周而微子封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宋之禮壞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五篇僅存爾當孔子得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商之何王鄭以為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器之置綏我思成者綏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聲也毛引禮記齊日之說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

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鞉鼓次言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侯助祭者皆悅懌羣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烝嘗可謂湯之子孫矣其大義止於如此爾其始云湯孫奏假者言能奏此

樂而升薦之鄭解假為升是也其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為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為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閒稱湯孫至於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

頌烈祖以為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此古今人之常也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何必曲為之說哉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毛訓假為大而已鄭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秋也左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為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譏齊侯與子猶同欲不得為和也因引和羹為喻以謂和者鹹酸異味相濟為和

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為和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妃而魯穆叔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雖非詩義而未為甚失鄭則不然據詩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鄭何據而為喻諸侯哉詩無明文乃是臆說也至於鄭解鬷假無言以為諸侯助祭總升堂而齊一

寂然無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以此見先儒各用其意為解以就成已說豈是詩人本意也至如詩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假至也據詩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爾蓋鄭訓假為升遂云諸侯助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無獻酒之禮今詩又無明文亦鄭之臆說也

本義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

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羮者言調和此羮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事也而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黄耇之福也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者我時王受天命溥將此祭祀而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致神歆饗而降福也上云以

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長發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為黑帝鄭惑讖緯其不經之説汨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道自能識為非聖之言然今著於箋以害詩義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撥又云承黑帝而立子者亦宜去也書稱格王正厥事寧王遺我大寶龜商頌亦云武王載旆之

類甚多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黒也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以苞為本蘖為餘訓詁是矣鄭何據而為三王之後乎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蘖也然則大者為本小而附者為蘖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達生長也謂此三蘖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截者蓋湯巳為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蘖幷

其本而去之也

詩本義卷十二

詩本義卷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一義解

甘棠美召伯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鄭皆謂蔽芾小貌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人故舍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據詩意乃召伯死後思其人愛其樹而不忍伐則作詩時益非小樹矣毛鄭謂蔽芾為小者失詩義矣蔽能蔽風日俾人舍

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樹之茂盛者也

日月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也其詩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謂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而嫁我於衛使至困窮也女無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窮之人尤怨之辭也鄭謂莊姜尊莊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終者非也妻之事夫尊親如父母義無此理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其詩

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舊室被
棄之辭也禁其新昏毋發我笱者言棄妻將去猶顧惜
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尚不容安能恤其後事乎以
見其妻雖去而猶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夫也鄭謂禁
其新昏毋之我家以取我室家之道者非也蓋舊室所
以見棄者為有新昏爾尚安能禁其母之我家乎又云
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者亦非也據詩意後後事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也其詩曰有力

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謂此賢者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之執籥秉翟為伶官也萬舞正是惜其非所宜為也豈以為能哉矧能籥舞豈足為文武道備鄭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者非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也其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鄭謂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者非也詩人但言齊德于衛衛思厚報永為兩國之

好爾好當如繼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瓊琚寶玉取厚
報之意爾豈以為玩好也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曰蘀兮蘀兮
風其吹女鄭謂風喻號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近得
之矣又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謂君倡臣和是矣鄭
謂羣臣無其君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和之者非
也詩人本謂蘀須風吹則動臣須君倡則和爾如鄭之
說與上文意不相屬非詩人之本義國君以伯叔稱其

臣者蓋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其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此詩文甚明白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何必仲春時也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學者多以此說為非就如其說乃是平時之常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鄭以蔓草有露為仲春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衍說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禄君子不得仕進也其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毛謂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如毛之說是寘檀於濁河之側以俟河清不可得也據詩文乃寘檀於清河之側爾初無俟清之意知毛之說非也詩人之意謂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寘於河干河水雖清漣然檀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莫能施其用矣其下章伐輻伐輪義皆同也

羔裘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其詩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謂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爾又云我不去者念子故舊之人據詩乃晉人述其國民怨上之辭云我豈無他國可往猶顧子而不去爾在位者晉國執政之大臣民於上位何論故舊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說也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據詩農夫在田婦子往饁田

大夫見其勤農樂事而喜爾鄭易喜為饎謂饎酒食也言餉婦為田大夫設酒食也鄭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然義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猶所不取況此義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說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鄭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者非也考詩之義本謂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爾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托以

生也豈由草木覆盖然後成其高大哉

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材性不一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教於學或命以官勸以爵禄勵以名節使人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長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鄭氏引禮家之說曰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者拘儒之狹論也又曰既

教學之又不征役者行說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爾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為人法也而鄭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者亦行說也鄭氏解詩常患以行說害義如其所說則未仕之人不見君子而不得敎育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帥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者言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荊蠻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

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采芑猶今人云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為將而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詩下章所陳是也毛鄭於此篇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學博矣獨於采芑之義失之以謂宣王中興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鄭又謂和治軍士之家而養育其身可謂迂踈矣

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也其詩曰如彼雨

雪先集維霰箋云喻幽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非詩意也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謂其危亡有漸爾謂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降必先下霰見霰知必有雪見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必然之理也故其下文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謂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

明王之時魚處於藻得其性則肥充詩之言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此兩義也魚藻述事之言也詩人謂幽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將不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樂其言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已鄭謂魚依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詩人之本意也

板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天也

其民呼天而訴曰上帝板板者謂天宜愛養下民而今反使民皆病也其意如此而已毛鄭以為上帝斥王者非也其下云天之方難又以為斥王者亦非也天之方蹶方虐方懠及天之牖民皆呼天而訴之辭也其謂天之方虐者天不宜酷虐蓋民怨尤之辭猶言天未悔禍也苟如鄭說其卒章云敬天之怒又豈得為斥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謂上天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其

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訓摧為至初無義理鄭又改摧為嗺嗺也改字先儒不取據詩摧當為摧壞之義謂旱既太甚人民饑饉不能為國則將摧壞先祖之基業爾故其下章又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其義同也而毛鄭皆謂先祖文武為民父母者亦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也其

義與瞻卬同而毛鄭常以為斥王者皆非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其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毛以為亦周鄭以為亦武庚者其說皆非也毛鄭之意謂亦者又也有因之辭也以謂彼既為是此又為是者為亦也其謂亦周亦武庚者謂周人與武庚乘白馬而微子亦乘白馬也今考詩之文不然詩言亦者多矣若抑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然庶人之愚自云亦職維疾則又無所因以此知其不然

也卷阿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鄭以爲亦衆鳥其義不通巳見别論至其下章又云亦傅于天則鄭更無所説菀柳曰有鳥髙飛亦傅于天鄭亦無所説蓋其義不通不能爲説也至於人亦有言亦孔之哀民亦勞止之類甚多皆非有所因蓋亦者詩人之語助爾然則亦白其馬者直謂有客乘白馬爾況詩無周及武庚之文二家妄自爲説所以不同也

閟宫頌僖公也其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鄭謂依
其身也天依憑而降精氣鄭之此說是用履帝武敏歆
之說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之矣而毛謂依其子孫
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
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
姜嫄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取舍義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詩曰綠

兮衣兮綠衣黄裏毛謂綠閒色黄正色者言閒色賤反為衣正色貴反為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鄭改綠為褖謂褖衣當以素紗為裏而反以黄先儒所以不取鄭氏於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己說則何人不能為說何字不可改也況毛義甚明無煩改字也當從毛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其卒章曰叔兮伯兮

褎如充耳毛謂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鄭謂充耳塞耳也言衛諸臣如塞耳無聞知也據詩四章皆責衛之辭其卒章云充耳者謂衛諸臣聞我所責如不聞也鄭義為長當從鄭

出其東門閔亂也鄭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焉其詩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謂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謂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考詩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謂喪服疎矣且棄女

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且言女雖輕美匪我所思爾以文義求之不得為喪服當從鄭

敝笱刺文姜也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其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謂鰥大魚也鄭謂鰥魚子也孔穎達正義引孔叢子言鰥魚之大盈車則毛謂大魚不無據矣鄭改鰥字為鯤遂以為魚子其義得失不較可知也詩人之意本以魯桓弱不能制强則敝笱不能制大魚是其本義苟如鄭說則小猶不能制大則

可知義亦可通然鰥為大魚非毛臆說又其下文言從者如雲雨是其黨衆盛恣行無所畏忌以見齊子强盛宜以大魚為比皆當從毛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盛其車服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其詩曰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云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者謂文姜為淫穢之行曾不畏忌人而襄公乘驪垂轡而行魯道文姜安然樂易無慚恥之色也其義甚明鄭改豈字為闓轉引古文尚書

以弟為圉而訓圉為明以為闓明猶發夕也迂踈甚矣當從毛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毛謂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鄭謂魏君薄公税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考詩之意本刺魏君儉嗇不能用其民者謂不知為國者用有常度其取於民有道而過自儉嗇爾非謂其不取於民但食桃也桃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其曰

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有桃尚可取而食况國有人民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國用不足而為儉嗇乎毛説為是當從毛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其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謂朋比也鄭謂平均無朋黨彼其之子曲沃桓叔也詩人但憂桓叔盛大將奪晉國本不美其為政平均也毛以朋為比比者以類相附之謂也無朋者

謂桓叔盛大無與為比謂其特盛出於倫類也義當從毛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其詩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謂三星參星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鄭謂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心皆三星而知鄭義為得者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為有理毛以束

薪喻男女成昏於義不類鄭謂因束薪於野而見天星義簡而直故皆當從鄭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考詩之意謂曹國迫小而昭公無法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飾其衣服楚楚然如蜉蝣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略爾與詩之義正相反也當

從鄭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詩曰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謂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鄭謂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毛鄭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為政困病其民大意則同但稂為童粱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楚茨刺幽王也其詩曰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者齊于內鄭謂或肆其骨體于俎或奉持而進之詩之

大義毛鄭皆得之無所違異惟此一句雖不害大義然各為一說使學者莫知所從以理考之當從鄭

玄鳥祀高宗也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謂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古今雖相去遠矣其為天地人物與今無以異也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

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奇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本義 卷十四 詩譜 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李銓

謄錄監生臣鮑汀

詩本義卷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時世論

案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之王王季之教於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

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義皆不合而為其說者又自相牴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大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大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麏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大姒之事其餘三篇

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别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文王大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大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

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大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于關雎鵲巢所述一大姒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

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沒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說不同

多矣不獨鄭氏之失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常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

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
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大姒始故於衆篇所
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
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關雎
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
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
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
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

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雖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説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

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

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者而關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蓋其說合於孔

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余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

列於本國而上繫於豳豳大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常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懿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已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

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逺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録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别之以為風雅頌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

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

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通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

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衆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

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已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矣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之義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樂事男女

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大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牴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也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

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成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然於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或以為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問者又曰今

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爾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歴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謂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閟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

無詩人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爾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為伐齊取穀春秋所記

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强國可知也烏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烏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侯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擧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案

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繆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强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强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

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繆矣由是言之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

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詩之言不妄則春秋䟽繆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已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

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没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乆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没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

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葢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説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詩本義卷十四

詩本義卷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

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與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闕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

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辨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繆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廣闊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

由巳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

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别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

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雅頌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

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

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敎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閔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

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正朔絕而不興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苟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𣲖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

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禰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泰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迹其事則季札觀樂之次

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以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位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欲公傳於人第口授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

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矣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説有三一曰節彼刺

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案法為鄭氏者猶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

考雨無正巳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落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彊也頌

之體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彊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彊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

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宫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彊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

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案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而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

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詩本義卷十五

詩圖總序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

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白遷于洛邑號東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時貶為風下同列國至于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詩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

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于是止矣葢自文王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次比考于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絶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有其次説者莫能究

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凖鄭遺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

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鄭氏詩譜

歐陽修補亡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已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於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

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釐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釐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别論此不著焉

周召

文王 武王

關雎 甘棠

葛覃 何彼穠矣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周詩世次依毛鄭説則如此考於實則其失尤多已具予之别論大小論亦然自邶鄘已下或有依毛鄭之説而又失錯者各隨而正之如後

邶鄘衛

夷王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頃侯 釐侯 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州吁 黔牟 惠公 惠公 文公

邶栢舟 武公 莊公 宣公 惠公 懿公 鄘蝃蝀

鄘柏舟 宣公 惠公 戴公 相鼠

右武公 衛淇澳 邶燕燕 文公

右武公 日月 鄘載馳

邶綠衣 終風 右戴公

衛考槃 擊鼓 定之方中

衛碩人 凱風 右文公

右莊公 右州吁

邶雄雉

匏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衛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右宣公

衛牆茨

鄘偕老

桑中

鶉奔

光閣

右惠公

修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康叔於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

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頃侯立當夷王時衛之變風始作至於襄公凡十二君而有詩者七次於譜自成公已下無詩又二十四君至於君角為秦始皇帝所滅鄘柏舟衛淇澳已解於左惠公歷桓莊釐惠四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惠公幼時之詩也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 鄭

夷王厲共和宣幽平桓莊

羔裘 桓公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昭公 厲公 厲公

素冠 莊公 仲子 厲公 子衿 東門 文公

隰有長楚 緇衣 叔于田 有女 子儀 蔓草 溱洧

匪風 右武公 大叔 右昭公 扶蘇 右厲公 右厲公

右檜 羔裘 褰裳 蘀兮 清人

無世 遵路 右厲公 狡童 右文公

次其 女曰 丰

詩在　　右莊公　東門之墠

夷厲　　風雨

之際　　子衿

揚之水

右昭公

修曰鄭桓公以周宣王二十二年始封於鄭立三十五年為犬戎所殺子武公立當平王時而鄭之變風始作至於文公凡七君而有詩者五次於譜自穆公

已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君乙而為韓哀所滅莊公共

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大叔于田已上三篇當繫

平王時有女同車昭公前立時事褰裳厲公未會諸

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於桓世

齊

懿孝夷厲共和宣幽平桓莊

哀公 胡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莊公 釐公 釐公 襄公

胡公 獻公 厲公 釐公 襄公 南山

雞鳴　武公　文公　甫田
還　成公　盧令
著　莊公　敝笱
東方之日　載驅
東方未明　猗嗟
右哀公
修據周武王封大公於齊卒子乙公立卒子癸公立
卒子哀公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凡十君至於

襄公而有詩者二次於譜自桓公已下無詩凡十六

君至於康公貸為田和所篡

魏

平桓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右魏無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靖侯 僖侯 殤侯 文侯 鄂侯 晉侯 晉侯 獻公

僖侯 獻侯 文侯 昭侯 小子侯 武公 葛生

穆侯 孝侯 哀侯 無衣 采苓

殤侯 鄂侯 晉侯 有杕之杜

蟋蟀 山有樞

右僖侯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右昭侯

修據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卒子爕立改為晉侯卒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立卒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於獻公有詩者四次於譜自惠公已下無詩又十九君至於靖公為韓魏趙所滅

秦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秦仲 秦仲 秦仲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武公 德公 穆公

莊公 襄公 文公 靈公 德公 宣公 康公

駟鐵 出公 成公 晨風

小戎 武公 穆公 無衣

蒹葭 渭陽

終南 權輿

右襄公 右康公

修據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非子卒秦侯立

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為大夫而
變風始作凡十一君至于康公有詩者二次於譜共
公已下無詩又二十一君是為始皇帝

陳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頃
幽公 釐公 武公 平公 桓公 莊公 宣公 宣公 共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文公 厲公 宣公 穆公 靈公
宛丘 衡門 平公 桓公 莊公 共公 株林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防有鵲巢 澤陂

右幽公 東門之楊 月出 右靈公

右釐公 右宣公

修據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於靈公有詩者四次於譜成公已下又六君至於湣公而楚惠王滅陳

曹

惠王　襄　頃

莊公　共公　共公

僖公　候人

昭公　鳲鳩

共公　下泉

蜉蝣

右昭公

修據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宫伯立卒子素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戴伯立卒子惠伯立卒子碩角立卒弟繆公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公立卒子昭公立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於共公凡二君有詩次於譜共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於伯陽宋景公滅曹

豳

成王　周公

七月

鴟鴞

伐柯

九罭

破斧

東山

狼跋

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兔爰 丘中有麻

君子于役 采葛

君子陽陽 大車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二雅

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 宣 幽

四牡 南陔 常棣 十月之交 節南山

皇皇者華 白華 南有嘉魚 雨無正 采芑 正月

伐木 華黍 南山有臺 小旻 車攻 小弁

天保 由庚 小宛 吉日 巧言

采薇 崇丘 民勞 鴻雁 何人斯

出車 由儀 板 庭燎 巷伯

杕杜 蓼蕭 蕩 沔水 谷風

棫樸 湛露 扴 鶴鳴 蓼莪

旱麓 彤弓 桑柔 祈父 大東

靈臺 菁菁者莪 白駒 四月

緜 文王 黃鳥 北山

思齊 大明 我行其野 無將大車

下武 斯干 小明

文王有聲 無羊 鼓鍾

生民 雲漢 楚茨

行葦　崧高　信南山

既醉　烝民　甫田

鳬鷖　韓奕　大田

假樂　江漢　瞻彼洛矣

公劉　常武　裳裳者華

泂酌　桑扈

卷阿　鴛鴦

頍弁

車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黄

瞻卬

召旻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没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

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
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
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
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
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
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
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
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

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之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鈌自周公致

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

譜復完矣

鄭氏詩譜